

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男子汉成丁礼

第100个新生儿

我的哑巴奶奶

遗恨

女大学生来信

套牢

沈石溪
中国动物小说大王
经典军旅小说

沈石溪 / 著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

蓝天出版社



沈石溪

经典军旅小说

沈石溪 / 著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象群迁移的时候/沈石溪著. —北京: 蓝天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094-0627-4

I. ①象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1026 号

选题策划: 刘春燕

责任编辑: 刘春燕 孔庆春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出版发行: 蓝天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ltchs.com>

邮 编: 100843

电 话: 010-66983784(编辑) 010-66983715(发行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

开 本: 16 开 (710×1000毫米)

字 数: 185 千字

印 张: 14.25

印 数: 3001-6000
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1 象群迁移的时候
- 15 男子汉成丁礼
- 85 第 100 个新生儿
- 113 我的哑巴奶奶
- 158 遗恨
- 174 女大学生来信
- 187 套牢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泼水节那天，密云岭一带原始森林中发生了一次地震。大地摇晃了几下，山没有坍，房没有倒，却惊动了祖祖辈辈在那里栖养生息的一群大象。大象开始向边境方向迁移。据猎人报告，象群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了。按照大象行走的速度推算，一个昼夜就会越出国境。自治州党委和省动物研究所得到的消息后，立即请求边防部队某部支援，无论如何要阻止大象出境，但不能伤害象群，还要设法把这些庞然大物引到一百多公里远的勐捧自然保护区去。

零点钟，董团长接到军分区指示后，立即命令曼岗三连强行军，赶到南梭江一带堵象。但是，曼岗到南梭江要走八十多公里的羊肠小路，董团长怕三连赶不上象群，就又直接打电话，给离密云岭最近的鹭鹭谷查线班，叫班长吴杰生马上带领全班三名战士前往密云岭，制止象群移动，等待援兵到来。董团长自己则带着警卫排，沿着国境线搜索前进。三支队伍像个“个”字形，焦点集中到宝贝象群上。

单说鹭鹭谷查线班四位边防战士，经过半夜急行军，在朝霞给大地穿上彩衣的时候进入了密云岭，来到野牛凹。身材不高、

结实得像个树墩的吴班长查看了军用地图，根据象群走路不拐弯的特点，决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等待象群。新战士鲁新海一放下枪，就悠悠地吹起口琴。他是上海人，听说要和象群打交道，高兴极了，忍不住对身旁一个长得精瘦精瘦的战士说：“孙猴子，我小时候跟妈妈到马戏场看驯象表演，大象不但会敬礼、鞠躬、摇铃铛，长鼻子还会吹口琴。待会儿，咱也逮只象训练训练。”

孙猴子本名叫孙有志，是通信连出名的淘气鬼，攀陡壁爬高树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还能倒着身体从几丈高的电线杆倏地滑下来，因此大伙送给他这样一个雅号。此刻，孙有志看看鲁新海手中的口琴，拍拍鼓鼓囊囊的裤兜说：“我把昨天老咪涛（傣语：老大娘）给我过泼水节吃的两个大山桃也带来了。碰到猴子，我总得给兄弟们一份见面礼呀！嘻嘻。”

“你们可别尽想美事了。大象可厉害啦，它鼻子一扫，大树就被拦腰切断；它脚一跺，地上就出现一口深井。”卫生员岩温罕故意吓唬鲁新海和孙有志。他是个傣族战士，爷爷和阿爸都是威震山林的“盘巴利”（傣语：好猎手），他从小就跟着阿爸到森林里去捡木耳，找砂仁。阿爸逮马鹿打狗熊时，他就帮阿爸扛铁夹子、拿火药葫芦，算得上是个“森林通”。

吴班长是个老兵，对大象很熟悉。听了三个战士的一席话，他脸绷得像上了弦的箭一样紧，严肃地说：“大家要记住，象群是科学研究的珍宝，一头大象就值几万元。在西双版纳这个动物王国里，只剩下两群野象啦。”

三个战士听了只咂舌头，都觉得肩上沉重得像压着一座山。

突然，野牛凹的尽头，传来大象的脚步声，像六月闷雷，又像大海狂涛。地面扬起了巨团尘埃，把天空弄得阴沉沉的。吴班长果断地挥挥手说：“快，每人折一根树枝，跟我来。”四个战士退到一里外一座刀削似的石崖前。石崖有几丈高，岩壁上横七竖八长着胳膊粗细的葛藤，人可以攀缘而上。

象群越来越近了，已经看得清楚葵扇一样的耳朵，正啪嗒啪

嗒地扇打着。一根根雪白的象牙，犹如一把把军刀。水桶般粗的鼻子左右横扫，凤尾竹和小树都被齐根打断。一些碗口粗的树被长鼻子缠住，轻轻一提，连根拔起。这群象少说也有五六十头，有大象也有小象，还有一头稀世珍宝——白象。

隔着二三百米的距离，四个战士就挥舞树枝大声吆喝，想吓退象群，但大象全像聋子一样仍然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吴班长用树枝拼命抽打一丛丛凤尾竹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，象群也毫无反应。孙有志急了，拾起一块卵石，愣头愣脑地向走在最前面的那头大灰象扔去，不偏不倚正打在大灰象的鼻子上。大灰象突然停住脚步，朝天翘起长鼻，瞪起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，望着四个胆敢阻拦去路的人。

岩温罕急促地叫道：“班长，那是头独牙象，是‘头象’。”

确实，头象的躯体格外高大，嘴里只露出一根象牙。吴班长听老猎人讲过，独牙象性情凶猛，勇不可当，是森林三霸（老虎、野牛、独牙象）之一。奇怪的是，独牙象左耳朵中间裂开，成了两片。

独牙象一站住，其他象也都收敛了脚步。静立了一分钟，独牙象突然发出一声吼叫，震得树叶纷纷落地，象群也跟着一齐怒吼起来，震得四个战士耳鼓发疼。吴班长一看形势不好，立刻叫了声：“撤到崖上去！”

四个人一转身，抓住葛藤就往上攀。孙有志三下两下就登上了崖顶，岩温罕和吴班长也爬到半路。突然，岩底有人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吴班长一看，不好了，鲁新海刚爬了一截，一脚没踩稳，滑了下去。独牙象扇着耳朵，握着长刀似的独牙，呼噜呼噜喷着粗气，恶狠狠地向鲁新海逼来。鲁新海急忙重新拉着葛藤往上爬，但连爬两次又都滑了下去。吴班长双脚往陡壁上一蹬，一松手跳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用肩膀猛地顶起鲁新海的屁股，鲁新海踩着吴班长的肩膀和头顶，登上了石崖。这时，独牙象已逼到石崖前，从象鼻子里喷出来的那股热烘烘的气流直向吴班长身上

扑来。他灵活地纵身一跃，飞快地向崖顶攀登。象鼻带着一股风，“嗖”地抡打过来，把他的一只鞋子打掉在地。然后，独牙象示威似的用鼻尖卷起那只胶鞋，高高举在半空，兴奋地吼叫着，带着象群浩浩荡荡继续朝边境迁移。

目送着象群远去，四个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，决定赶小路在距离国境线十公里的南梭江边拦住象群。

二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赶到了南梭江边，雄浑的江水在这里突然拐了个弯，形成一个葵扇岛。半岛圆圆的像一把葵扇，只有一条像扇柄一样狭窄的通道把岛和江岸连在一起。吴班长果断地说：“这儿离国境线不远了，这一次天塌下来也要把象群拦住。我们要想办法把象群先赶进葵扇岛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

话音刚落，草丛里“呼啦啦”飞出几只锦鸡，扑打着五颜六色的翅膀，拖曳着长长的尾巴，越过南梭江向对岸飞去。一群在草地上嬉戏的金丝猴也惊慌地逃上大树。一阵腥风迎面扑来，象群穿过山岩，顺着河岸过来了。吴班长撸起袖子高叫道：“只准朝天开枪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四个战士高声呐喊着，向象群冲去。象群吃了一惊，纷纷停下脚步。只有独牙象轻蔑地瞪着眼，仍然气势汹汹地逼过来。吴班长端起冲锋枪朝天放了两个点射。

清脆的枪声震动了山谷。独牙象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。吴班长趁机叫道：“集中火力，向独牙象上空开火！”两支冲锋枪两支自动步枪一起射击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，子弹尖利地呼啸着，打断许多树枝，断枝落在独牙象身上。独牙象恐慌了，吴班长又拔出一颗手榴弹，向空地扔去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吓得独牙象哼哼两声，掉转身去。四个战士高呼着：“追呀，追呀！”搥屁股开枪，想逼着象群进入葵扇岛，但狡猾的独牙象刚退了两步，突然斜冲出去，离开南梭江，向孔雀林跑去。吴班长非常着

急，穿过孔雀林就是国境线，那时任你是神仙，也休想挡住象群了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岩温罕“嗖”地一声，像道闪电一样跃到象群前，抓起两把沙土，朝独牙象眼睛扬去。独牙象闭着眼睛，暴跳如雷，朝岩温罕追来。岩温罕转身就往葵扇岛跑，独牙象领着象群追进了葵扇岛。岩温罕拼命跑着，只觉得身后阵雷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他急中生智，把军衣一脱，往正前方用力一甩，军衣鼓着风，在半空中像只黄鹰一样滑翔而去，他则往右来了个急拐弯。独牙象一直追去，很快就用鼻子卷住军衣，才知道上了当。它掉过头来又要追岩温罕，但已迟了，岩温罕站在高高的江堤上，一个猛子跃入汹涌的南梭江。葵扇岛真是理想的地方，江堤笔陡，离水面又高，大象笨拙的身体下不了水，只能在江边急促地徘徊着。

在象群进入葵扇岛时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那头珍贵的白母象带着一头乳象被手榴弹的爆炸声吓蒙了，离开象群向密林深处跑去。吴班长立即和鲁新海一起猛追。白母象心慌意乱，不断用鼻子拍打乳象的屁股，催促它快走。在过一道土坎时，乳象走得太急，绊了一跤，前腿扭伤了筋，站了几次都站不起来，躺在地上呜呜哀叫。吴班长和鲁新海赶了过来，白母象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姿态，高高竖起鼻子，疯狂地吼叫着。两支枪同时朝白母象的耳朵边扫去。白母象一步一步后退着，最后用鼻子和乳象的鼻子恋恋不舍地缠绕了一阵，才悲愤地长吼一声，独自奔进森林。鲁新海还要去追，吴班长拦住他说：“算了吧，乳象在这里，母象不会跑远。象群在葵扇岛，孤象还要回来。来，我们抬着‘俘虏’回去吧。”

鲁新海揪住乳象的鼻子，吴班长抓住两条象腿，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那头一百多斤重的乳象抬到葵扇岛前，用一根青藤拴在一棵大树上。

战士们在葵扇岛口烧起一堆火，熊熊的火焰蹿得比竹梢还

高，给葵扇岛安上了一扇结实的火门。

山峰背后一抹晚霞由红变紫，最后成了乌黑一片。岩温罕浑身湿漉漉地从下游跑回来，听见乳象呜呜咽咽的呻吟声，跑过去一看，乳象三条腿站着，一条受伤的前腿跪在地上颤抖，泪汪汪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他顾不上去烤干衣服，转身钻进树林，不一会儿采来一大把接骨风、金钱豹等草药，一口一口细细嚼碎，吐在一片象耳朵叶上，药汁顺着它的嘴角流出来，苦得它直皱眉头。草药敷在乳象那条受伤的腿上，乳象停止了哀号，抖抖索索地站起来，抡起那条可怜的小鼻子，无济于事地驱赶着成团成团的尖嘴山蚊。岩温罕折了根树枝，在乳象身边挥打着，把蚊子赶开。乳象感激地望着岩温罕，温柔地用鼻子抚弄着岩温罕的脚。

但是，不多时，岛上传来一阵骚动。吴班长借着火光，看到象群正在方圆不到两里的小岛上觅食。葵扇岛是个荒岛，长着疏疏朗朗几丛山茅草，连一根嫩竹子和野芭蕉也找不到，吴班长着急地说：“一头大象每天要吃五六百斤食物，我们如果不能尽快想办法把象群引上回头路，大象不是饿死，就是饿极了舍命冲出来。现在，曼岗三连和董团长这两支队伍离这里起码都还有五十多公里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孙有志遗憾地说：“可惜我不是真的孙大圣，不然的话，调十万天兵天将来助战。唉，我看只有用老办法，天亮后把象群放出来，舍出命来硬撵！”

鲁新海觉得这个办法太笨，但自己又想不出聪明的妙计来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如果大象能听懂我们的话那该多好啊！我们告诉它们，我们是领它们到勐捧自然保护区过好日子去的，它们一定会乖乖地跟我们走。”

孙有志撇撇嘴说：“上海‘阿拉’就是会异想天开。”

岩温罕却突然兴奋地叫起来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听阿爸说过，在勐巴纳西的槟榔寨里，有一位名叫巴松波依的老象奴（解放前

傣族地区专门为土司养象的奴隶)，懂得大象的语言，能叫象耕地，叫象独自进森林运木料。”

吴班长高兴地说：“瞧我这笨脑袋，就没有想到求人民群众这些天兵天将来助战。”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决定自己和岩温罕留在这里守卫火门、照顾乳象，孙有志和鲁新海立即去请巴松波依来。

三

翻过七座山，蹚过七条河，次日清晨，孙有志和鲁新海来到槟榔寨。一幢幢竹楼掩映在英武挺拔的槟榔林中，一串串紫红色的槟榔果像玛瑙镶在翡翠中，挂在碧绿的叶子下，散发着馨香。他们找到饲养场，推开竹栅栏，看见一位老人，头上缠着一块花格头巾，胡子眉毛又长又白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活像传说中鹤发童颜的老寿星。老人坐在用椰子树做成的小筒凳上，面对一群懒洋洋卧着的水牛，手里拿着一块盐巴，每呼唤一个名字，便有一条水牛迅速走过来，伸出舌头舔舔盐巴，再回到牛群中。

见生人进来，一头水牛“哞”地叫了一声。老人抬起头来，慈祥地笑着说：“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，看到你们我很高兴。是找我巴松的吗？你们脸上布满了焦虑和忧愁，莫不是母牛难产？还是调皮的公牛打架受了伤？”

孙有志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老人摸着胡子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解放军和帕萨傣（傣族自己称呼自己）一家亲，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。你们保护象群，也是为帕萨傣造福呀。我们一起走吧！”说着，他把盐巴丢给牛群去抢吃，拄着拐棍回到竹楼，吩咐当民兵连长的儿子岩诺诺把民兵集合起来，带上一百斤盐巴、一架象脚鼓和一张虎皮，赶到南梭江支援解放军，自己则和两位战士先上了路。

孙有志和鲁新海带着巴松波依来到葵扇岛口。乳象脖子上系

着条红绸巾，蹒跚着向他们奔来，用柔和的鼻子来亲孙有志的脸。孙有志爱怜地抚摸着乳象的脑壳，乳象“呜呜”地撒欢，吴班长和岩温罕闻讯迎了过来。

“老爷爷，您辛苦了。”吴班长扶着巴松波依在树桩上坐下，把一截水藤递给老人。

巴松波依捋开雪白的长胡子，美美地饮了个饱，跷起大拇指指着孙有志和鲁新海连声叫道：“利，利，利的的（傣语：很好）！解放军像槟榔树一样正直，像水晶一样纯洁，像独牙象一样勇敢啊！”

这时，从岛上传来一阵象吼，震得小树犹如遭受台风那样猛烈晃动。吴班长焦急地说：“老爷爷，象群昨晚叫了一夜，肯定是饿急了。今天早上象群还企图从火堆上冲出来。我们加了大量柴火，烧红了石头和泥土，才阻止住。”

巴松波依抚摸着雪白的胡子，说道：“不要急，孩子。森林里豺狼咬鹿子，豹子咬豺狼，老虎咬豹子，猎人又捉老虎，这叫一物降一物。在人的面前，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“老爷爷，您懂得大象的语言，您能把我们的好意告诉象群吗？”岩温罕一面拿根竹棍给乳象搔痒，一面问道。

“哈哈，”巴松波依爽朗地笑了，“三十年前我养过一头大象，摸熟了大象的脾气。流过去的水，唤不回来了。不过不要紧，常言道：打蛇打七寸，驾车看辕马。只要先制伏头象，其他就好办啦。”

吴班长说：“头象是独牙象。”

“独牙象性情粗暴，勇猛异常，最爱打架呀！”巴松波依脸色沉了下来，“独牙象连猛虎都不怕。”

“是爱打架，”孙有志插了一句，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它一只耳朵也打裂了，成了两片。”

巴松波依听着这话，突然站起来，一把抓住孙有志的胳膊，激动地问：“当真？有一只耳朵裂成两片，是左耳朵？”

“老爷爷，那是千真万确的。”四个战士异口同声说。

巴松波依突然像年轻了许多岁，丢掉拐棍，快步走到布满大象脚印的路上，毛着腰仔细寻找了一阵，在一只小脸盆那么大的象蹄印前，他忽然站住了，双腿颤颤巍巍地跪了下去，脸几乎贴在地上，嘴里喃喃呢呢地念叨着。吴班长轻轻地把老人搀了起来，问：“老爷爷，您怎么啦？”

巴松波依满脸泪水，叫道：“扁召屯，是扁召屯啊！孩子们，睁开你们明亮的眼睛仔细看看吧，这是独牙象的后蹄，边上缺掉一块，左耳朵裂成两片，这是我的扁召屯，我三十年前养过的扁召屯啊！”

大家仔细一看，果然，这个象蹄印就是与众不同，其他蹄印都是有规则的梅花形，独独这个象蹄的边缘缺少一块梅花瓣，锋如二十的月亮缺掉一角那样明显。

吴班长觉得热血一个劲地往脑袋上涌，心怦怦跳动起来，问：“老爷爷，它能听您的话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巴松波依怒气冲冲地叫道，“它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你们说，它怎么能不听我的话？”

四个战士挨了这顿训斥，都没有感到难堪，反而高兴地笑了。巴松波依被笑声感染了，也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羞涩笑着说：“瞧我这头老水牛，还改不了火暴性子呀。孩子们，请原谅我，就像一个迷路的人突然看到寨子，离别三十年的老庚（傣族称与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为老庚，意思是最亲密的朋友）又突然相遇，我太激动了。”

“老爷爷，您给我们讲讲大象扁召屯的故事吧。”鲁新海央求道。

四个战士围着老人坐在草地上，巴松波依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解放前，我是滚很召（傣族土司的家奴）。在老虎和水牛打架的那一年，有一次我跟着土司去打猎，在森林里碰到一头母象和一头乳象。土司开枪把母象打死了，乳象在母象尸体旁哭泣。

狠心的土司又端起枪来向乳象射击，一枪打在乳象猪蹄上，乳象就跪倒在地。我们赶了过去，乳象正用鼻子舔着猪蹄上的伤口，呜呜哀叫。铁石心肠的狗土司抽出长刀，向乳象头上一刀砍去，乳象头一偏，这一刀正砍在左耳朵上，把左耳朵砍成两片。土司举起刀还要砍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跪在地上求情。我说：‘大慈大悲的召（傣语，国王的意思）啊，请不要杀死这头乳象，让我抱回去把它养大，它能给你背柴火、运房梁、拉稻谷。你留下一条弱小的生命，菩萨会赐福给你的。’一定是背柴火、运房梁和拉稻谷打动了土司贪婪的心，他说：‘好吧，菩萨既然赐给我一名奴隶，你就抱回去好生养着，不过，你得每年给我三个半开的人头税。’就这样，我把乳象抱回破竹楼，用打不死（一种草药）给乳象包扎了伤口，每天省下半坨糯米饭熬成稀汤喂它，它的伤口很快就治愈了。白天，我带它去劳动，晚上，它伴着我睡觉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‘扁召屯’，意思就是‘我心中的王子’。象是通人性的。那时我们穷人的日子比山上的苦笋还苦，我用古老的《贺新房》曲调自编了一首《大象啊，你要记住穷人的忧伤》。每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扁召屯就跪在我身边和我一起流泪。扁召屯脾气好，又聪明，满寨子的人都喜欢它，特别是娃娃，成天来和它闹着玩。它会用灵巧的鼻子把娃娃卷起来放在背上；它还会用鼻子卷着小树枝，在我睡觉时一左一右地给我驱赶蚊蝇，让我睡得更香甜。五年后，扁召屯真像王子一样长得英俊漂亮，浑身灰里透黑，瓦亮瓦亮。特别是那根独牙，又长又粗，白得耀眼，任何人看到都会夸声‘利’！谁知道祸根也出在象牙上。一天，土司突然把我叫去，扔给我一大把草乌（一种剧毒植物）说：‘叫你的王子把它吃掉，明天早上我来锯象牙。’央求、眼泪都不管用了。原来土司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国民党营长，那个营长指名要扁召屯的独牙作陪嫁。我怎能忍心杀死我心中的王子呢？回到家，我砍了两大箩嫩金竹，把大象喂得饱饱的，又用麻亚果把扁召屯刷洗得干干净净，连夜悄悄地把它带进了深山。走

了九天九夜，走到连猎人都摸不进去的密林中，我对它说：‘扁召屯，你投奔自由去吧，不要忘记曾经抚养过你的巴松。’扁召屯跪在我面前，哭着不肯离开……

“放走了大象，我知道回去就会被塞到饭甑里活活蒸死，因此我也逃走了，流浪他乡，直到北京来的金孔雀飞进西双版纳，我才回到寨子。”

正说着，岩诺诺带着三十多名武装民兵赶来了。巴松波依从儿子手里接过象脚鼓和一张斑斓的虎皮，对吴班长说：“大象怕鼓，也忌讳老虎，兴许这两样东西能有点用处。”

岩诺诺长得浓眉大眼，直爽地说：“波（傣语：父亲），吴班长，我们民兵怎么行动，你们安排吧。”

巴松波依摸摸胡子问道：“你们把盐巴带来了吗？”两个民兵抬着两大块锅盐，应声而出。老人兴奋地说：“好！大象很爱吃盐，又累又饿时更会没命地找盐吃。你们民兵从这里到勐捧自然保护区一路上砍些嫩竹子和野芭蕉，洒上盐巴水，等我们想办法把象群引出来后，它们就会顺着嫩竹子、野芭蕉和盐巴铺成的路走。”

四

岩诺诺带着民兵刚走，葵扇岛里传来震天动地的脚步声。象群饿极了，又被烈火和浓烟熏烤得十分难受，就企图越过火堆冲出来。这一次，象群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几十头大象鼻子里卷着沙土，一齐朝火堆撒去，密密的一层沙土飞降下来，盖在火堆上，好像遭到了暴雨袭击，火势顿时被压了下去。只见独牙象一声怒吼，带头向火堆冲来，象群紧跟在后面，排山倒海般扑压过来。吴班长急忙叫道：“岩温罕，快敲鼓。”他自己披上虎皮，对象群张牙舞爪。一时间鼓声咚咚，压住了象群的吼叫。鼓声中，“老虎”前扑后掀，尾巴竖剪，简直是一场精彩的“鼓虎舞”。

象群被慑住了，纷纷掉头向岛内躲去，但独牙象却顽强地伫立着，不肯退却。巴松波依看得真切，冲上去高声叫道：“扁召屯，扁召屯！”

鼓声停止了，“老虎”站了起来，十双眼睛紧张地盯着独牙象。它好似被强大的电流击了一下，猛地后退了两步，看看人群，一转身向岛内走去。

“扁召屯，畜生，回来！”

独牙象回过头来张望了一下，又摇晃着鼻子踱进小岛。巴松波依气得直跺脚，骂道：“畜生，没良心的畜生！”

吴班长轻轻给老人捶着背，说：“老爷爷，时间隔得太久了，您的模样变啦，一下子不容易认准，但您叫它时，独牙象回头张望了一下，说明它还记得自己的名字。我们再想想办法。”

“扁召屯会认出我的，我要进葵扇岛去找它。”巴松波依认真地说。

“好啊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不进象群，怎能制伏头象？”吴班长高兴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很危险哪。”

“怕死？哼！”巴松波依气呼呼地说，“为了保住这群国家的宝贝，我这把老骨头折断了也情愿。”说着，就要往岛里走。

正在这时，身材魁梧的董团长带着警卫排从国境线上赶到了，曼岗三连也来了。吴班长将情况汇报后，董团长爽朗地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嘛。我们再来个以防万一：我带着警卫排在这里担任警戒和掩护，三连排成扇形封锁通往国境的道路，决不能让一头大象跑掉。”他又指着吴班长说：“你们四个人随巴松波依进岛，一定要保证老人家的安全。”

四个战士簇拥着巴松波依，牵着乳象，走进葵扇岛。岛上，土地像用推土机推过似的，被象群踩得又松又软。象群三三两两散在岛上，有的互相在摩擦身体搔痒，有的正用鼻子挖地三尺寻找食物。乳象突然挣脱了岩温罕的手，向象群奔去。岩温罕拔腿要追，吴班长拦着他说：“让它去吧，它说明了我们善良的

心愿。”

乳象一路奔跑，一路撒着欢。象群被惊动了，一头头都竖起鼻子，慢慢向人群围拢来。鲁新海抡起拳头就要擂鼓，孙有志抖出虎皮就要披上，吴班长急忙用眼色止住。巴松波依大声叫道：“扁召屯，我的扁召屯！”

突然，独牙象一声长吼，象群围成了一个圆圈，把他们五个人包围得水泄不通。接着，象群又缓慢地一步一步逼过来。包围圈越缩越小，离他们只有三十步远了。鲁新海头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，刷地一下端起枪，一步跨到巴松波依面前，叫道：“班长，你们背着老爷爷先撤，我来掩护！”

吴班长推开鲁新海，镇静地对巴松波依说：“老爷爷，你以前不是常给扁召屯唱那支古老的歌吗？你现在唱一遍吧。鲁新海，你用口琴给老爷爷伴奏。”

鲁新海只得放下枪，掏出口琴，吹起了古老的《贺新房》调。老人唱道：

大象啊，我的歌就像滚滚的澜沧江，
日日夜夜在我心中流淌……

独牙象用低沉的声音叫了一声，象群站住不动了。巴松波依擦擦潮湿的眼睛，清清嗓子，继续唱道：

我们的汗水流进土地，
谷子却装进土司的粮仓；
我们的生命吊在刀尖，
连亿万根头发也属于土司的家当；
我们像小草被土司践踏，
官家像大山压在我们身上。
大象啊，你白白长着庞大的躯体，